

亲情悠悠

母亲的谚语

陶余来

母亲生于1930年。她没有兄弟姐妹,而且还是“遗腹子”。在她没出世前,我的二十岁的外公就因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,被国民党枪杀。外公牺牲后,外婆也疯了。母亲从小便在其大伯家生活,备尝人世艰辛。

母亲从小没有读过书,甚至没有姓名。直到解放后才起了三个字的名字。母亲认识的几个字也是在妇女识字班上学习的收获。“勤快勤快,有饭有菜;懒惰懒惰,受冻受饿。”这是母亲识字班教材上的谚语,也是我小时候最早听到的发自母亲口中的教育。每当我们兄弟做事偷懒时,母亲总要念叨这一句,并且说:“做过的事还会叫你做二回吗?”我不信她的话,经常抢白道:“可你总是让我们接着做不同的事。”有时母亲喊我做事,我装作听不见,母亲便责备我说,你小小年纪,难道耳朵聋了?又说“声叫声应,不来都好听”,“力气是浮财,出了又再来”,“只有福折死人,没有活累死人”。

母亲书本上的知识不多,但教育我们总能说出新鲜的谚语,大有引经据典增强说服力的效果。每当我们学习怠惰,母亲便说古人形容人要强,叫“跌倒黄土抓三把”。不是跌倒就跌倒了,而是跌跤也不能白跌,顺便还要抓黄土三把。春眠不觉晓,可母亲常常一听到“炸壳郎”(一种通体黑色、尾羽较长的鸟)的叫声就叫我们起床,说“炸壳郎”叫声的含义是“大哥起来使牛,大姐起来梳头”,告诉我们“早起三光,迟起三慌”。有时我们遇事泄气长叹,母亲便训斥说“小人叹气命不长,大人叹气家没粮”,教育我们战胜沮丧。有时我们考试成绩不错,便“翘尾巴”,母亲便说“一坛醋不晃,半坛醋晃起来晃”,“山外有山,天外有天,人外有人”,不要“一刀把鼻子斩了,不知道前后”。

我小时候家庭困难,为勉励我们不畏艰难,母亲常说“树上饿不死没眼雀子”“只愁养,不愁长”。我们跟人攀比吃穿,母亲便会说“秀才不在头顶上”。意思是“胸有诗书气自华”,不稀罕绣花枕头。母亲常说“肥田收瘪稻,惯子不孝”,从不溺爱我们。

为了戒除我们的贪欲,母亲会说“人生只有八格米,走遍天下不满升”,“遇饭吃胀死人,抢饭吃饿死人”,“多吃一粒饭还从鼻腔窿冒掉了”(食物呛进气管了),“你只看他一口吃两个圆子,没看见他烫一嘴泡”。

有时候,我们兄弟几个相互为抢东西争吵,说这个是我的,那个是我的,母亲便会怒斥:“什么是你的?一嘴牙齿是你的。”我直到四十岁以后才明白这话的意思。原来,身体发肤受之父母,只有一嘴牙齿是后天自己所得,而到年老还是悉数脱落,真正赤条条来赤条条去。

为教导我们兄弟和睦,母亲有一句谚语说得生动形象:“虫疤眼枣先红,搅家婆娘先穷”。我们吃饭时,母亲常说“一人端碗,百人嘴酸”,教育我们要有同情怜悯之心。母亲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,只是她的表述是“小鸡吃稻,一还一报”,“瓦屋檐口水,点点落白窝”。

我小时候性格内向,家里来亲戚,有时不打招呼,或怯生生地说得人家听不见,母亲便告诉我“伸手不打笑脸人”“叫人不蚀本,舌头打个滚”“礼多人不怪”。“烧火要空心,做人要实心”,母亲拿这谚语教育我们为人诚实。但又怕我们太死脑筋,没有防人之心,说“大路讲话,草棵有人”(隔墙有耳),“人心隔肚皮,河心隔茅蕙”。母亲教育我们做事要学会灵活变通,她说的是一句充满喜感的谚语:不要“把屎憋裤裆里——跟狗撒气”。

母亲一直健谈开朗乐观,直到几年前,二哥的小孙女捡到一个小炮仗,让老太太帮着点,谁知炮仗性子太快,没来得及扔,就在母亲的耳边炸响了。从此,母亲的耳朵聋了,我们再跟她交谈便很费劲。但母亲照样自说自话,时不时地还会蹦出一两句谚语,所不同的只是嗓门更大。

母亲一生生了我们兄弟7个。兄弟中只有我向母亲口中的谚语保持浓厚的兴趣。这些谚语也算是我家庭级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吧!

民间笑话

书林笑话

田耕夫

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,人类不可一日无书,否则就会被无知和愚蠢的汪洋所淹没。读书,可以增加知识,增智明理。但“书是死的,人是活的”,如果一味死读书,读死书,也会越读越蠢,成为“书呆子”,非但不能明事理,还常闹出笑话,成为人们的饭后谈资。

死错了人

从前有个人死了丈母娘,他连忙去请一位饱读诗书的先生为丈母娘写挽联。读书的先生不假思索,大笔一挥,龙飞凤舞,一气呵成。那人接到手一看,感觉有点不对劲,说:“先生,您写错了,这是挽丈人用的,我死的是丈母娘呀!”读书的先生

回答说:“书上白纸黑字,明明就是这么写的,莫非你家死错了人,死了老岳丈不就对了吗?”

莫非有诈

有位私塾先生,满腹经纶,就是有点呆气,日常生活知识欠缺。他应聘到一大户人家教书,一天他想吃鱼,有碍于面子,不便向东家提出,于是就自己提了自家的筐子到渔家去买。渔家和他是老熟人,寒暄后先称了他筐子的重量,秤杆下垂,然后又把一条大鱼倒入他的筐中,秤杆上扬。这是渔家想少收他一点钱。不料这位先生一见,颇有不平之意,没好声气地说:“你称筐子时,秤杆下垂;称鱼时,秤杆

上扬。这其中莫非有诈么?”渔家听后笑着解释说:“称筐子时秤杆下垂,表示筐子的重量重;称鱼时,秤杆上扬,表示鱼轻,可以少计值。”先生想了很久,才悟出了“原来如此”的道理。

有人在此

有位秀才,书面语烂熟,可到关键时刻却成了“百无一用”的书生。有一天,他正在家里摇头晃脑地读书吟诗,有盗贼进了他家。他急写“各有内外”四字贴于堂上;盗贼已登堂,又写“此路不通”四字贴于内室;盗又到内室,他便逃入厕中,盗贼跟了来,他便掩着厕所门咳嗽一声说:“有人在此。”那盗贼听了,掩鼻笑之。

尚请恕罪

某先生平时说话文绉绉的,满口“之乎者也”,写起信来更是洋洋洒洒,一发不可收拾。一次,他给朋友写信,信中有一“万”字。怕对方看不懂,便作了如下解释:“此‘万’字乃‘方’字无点之‘万’字,是简笔之‘万’字也。本欲恭写草头下面加个‘禺’字,大写之‘万’字,因匆匆未及大写草头之‘万’字,草草不恭,尚请恕罪。”一封信没多少字,就有那么多画蛇添足的废话,若由此人写一部几万、几十万的,废话有多少,是可以想象的。



资料图片

时令蔬果

豆的豆蔻年华

周芳

早逛菜市,一位农妇脚边的一小堆毛豆落入眼中,清新碧绿,豆荚上薄薄的绒毛,仿佛还沾着晨露。前前后后,也只有这里有卖,吃新鲜也得趁早,我毫不犹豫地买上一些。

回家,一人坐于桌边,豆荚在手中“哗啦”有声,指尖轻染一层绿汁,有盈盈清香扑鼻而来。稍扁椭圆形的豆米碧绿似翡翠,豆米外轻覆一层白膜,俗名“豆衣”——很小时,母亲就特地交待,新剥的豆米只需入水轻淘,万万不可将“豆衣”漂洗掉,它是提鲜的。

能用毛豆做的菜品太多,但我无论如何不会将其与肉食混搭。一打眼,分明的一粒粒素心碧颜,怎舍得浓油赤酱糟蹋了它。且看五柳先生的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,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。道狭草木长,夕露沾我衣,衣沾不足惜,但使愿无违”——安心锄草种豆吧,衣服被露水打湿也别忘了初心——豆在诗人的笔下,从来吹的都是田园风,走的是质朴路。曾赴川同学聚会,东道主又是麻辣火锅,又是高度白酒,一贯清淡口味的我有点招架不住。某天,再次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,店老板上了一道凉拌盐水毛豆,人得口中,清爽鲜嫩,甚合口味,一桌人硬是连吃三盘。我频频伸筷,压住了满腔的辛辣后,做法也了然于心。回到家中,

又改良了一番,从此,盐水毛豆总会应季出现在我家餐桌上。

盐水毛豆是连荚一起入锅煮的。好吃的诀窍是,在水煮前将豆荚的两端略剪些,入锅再淋些菜油,这样豆色会一直青绿,熟的也快,尤其是拌入作料时,荚中豆米非常入味。毛豆正式上市在夏季,煮熟的豆荚拌上蒜末、生抽、麻油和香醋,放入冰箱冰镇一会,开饭时,虽热得没有胃口,有了冰镇毛豆的登场,必会食指大动。轻嚼豆荚,料汁凉爽鲜香,待豆米迫不及待地滑入口中,又是无以复加的嫩糯清甜,再来一口爽彻的啤酒,即便一人对桌,也瞬间有了江湖的况味。

至简方得至味,吃毛豆也是如此。最能体现毛豆精华的还是清蒸,而我吃过一款另类的清蒸豆米,香得我一直难忘。婚后第一次去爱人家,正值夏季,我们到家时,荤荤素素已经一大桌,仍然坐在灶间忙碌的婆婆说,甭急,马上蒸豆米,早晨自家后园里摘的,特新鲜。说话间,锅中米饭已半熟,缕缕米香飘出,只见婆婆揭开锅盖,用勺子舀点米汤冲进豆米中,再用筷子沾点盐粒,挑少许的荤油,豆盆放在锅铲上,盖上锅盖,只须两把火,饭熟豆也熟了。可以想象,我那次吃的欢喜程度。

蒸豆米时只能略略地放盐,才能保留它独有的鲜甜味儿,可惜我在家无法取得米汤,尤其是柴火灶煮的米汤。也罢,再次改良,清蒸前放入半碗清水,出锅时,粒粒碧色,汤中漂着薄薄豆衣,入口慢嚼,一股悠远的清韵自口腔逸出,再喝一口淡雅的清汤,一顿饭竟然吃出了禅意通透之感。

关于豆,还有一幅温暖的乡野画面一直烙在脑中。村人吃豆是从菜园子里直接连根拨起豆秧的,然后,仨俩村妇寻一树荫处围坐,十指翻飞间,一把豆米从豆秧间剥出,“当啷”一声,并不用看,已落入脚下的搪瓷盆中,落下的还有一串串乡音笑语,吓得树上的小鸟收紧翅膀,伸长脖子从树缝里下探消息。摘尽豆米的豆秧往烈日下随手一扔,几天后,便是烧锅的好柴禾——他们才不管什么叫“煮豆燃豆其,豆在釜中泣”,过好眼下的日子才是紧要的事。

我最近才知道原来我爱吃的毛豆,成熟以后便是研磨豆浆的黄豆——被人笑骂“五谷不分”——无论从外形还是颜色,都是大相径庭的啊!如此说来,老熟的黄豆是豆的桑榆暮景,那么,碧绿的毛豆便是豆的豆蔻年华了。原来,在日常的饭蔬中,我是在豆的最好时光里,与一次又一次地相遇啊!